



我想用生态的方式和你说话

■曾小平（四川）

尘世的舞台浮躁
只能用名利的雾霾做背景
好似我们的呼吸也因镀金而
沉重。这样的季节
别再云遮雾绕水滴滴的了
我想用生态的方式和你说话
譬如火车，跳动着溪流般的心脏
在永不停息的奔驰中，穿过群山
和隧道
把真诚抵达你的站台
就像这冬天的树木，删去繁冗的
叶子
将枝丫直指心空
在阳光下，使一切明朗起来

如果

■杨永兴（浙江）

如果我们爱上鸟的翅膀
一定是先爱上了天空
如果我们爱上误入的小巷
一定是先爱上了足音在心底的
回响

我们一定是先于自己爱上天空
爱巷子尽头的另一个人
爱所有的小径立起身来
春天，不停地往上走

我们，一定是在天空蓝得无垠以后
爱山坡上的野花委身成云
我们一定是爱风中蒲公英的相忘
才爱上时光做旧那久未校音的
琴

如果爱是讲道理的
请——告诉我们
当秋天随果实一起往下走
她会和春天在什么地方碰头

落在阳光背面的雪

■张君（山东）

并不是每一片雪花都那么幸运地
落在阳光背面
其实
这暗处的冷也是一种温度
它足可以让一片雪花
那么久保持盛开的姿势
任何一片雪
化为乌有是迟早的事情
但总会有一些雪恋恋不舍
你看
一场雪后
这阳光下的雪都以水的方式流走
这阳光背面的雪却一再坚持，坚持
你尽量地把日子延续些吧
能坚持多久是多久
生命总会换成另一种方式存在
如：雪会化成水
水会在一片绿叶中重生



吹箫的三爷

■傅俊珂（河南）

方山坡下的村庄，有个爱吹箫的人，他是我三爷。他吹箫时常常站立着，摇头晃脑，指法娴熟，手指在箫孔上灵活转动，音符连绵不断，箫声悠扬，如诗如画，犹如一缕缕轻烟，将人的思绪带向远方，仿佛在为我们讲述令人心动的故事。

三爷是个椭圆脸，皮肤白净略显浅黄，体偏瘦，一对铜铃般的大眼睛十分有神。他不光会吹箫，还会做箫。他家东边有五六亩竹园，竹林葱茏，树影婆娑，竹子高高低低，错落有致，让人难以穿行。

每到春天，成片的竹林里，一根根春笋争着抢着破土而出。三爷总是挑着茅桶，一瓢一瓢舀起来，浇到笋的根部。几个小伙伴溜到竹园逮斑鸠，闻到臭烘烘。捂着鼻子，说，“三爷，熏死人了！”

三爷说，“没有今日臭，哪来笋干香。这竹笋的用处可大哩！不仅能让人填饱肚子，而且等长高了，削筷子，造竹

房子，编竹篮子，做竹家具。”三爷喘口气，又舀几瓢倒上，一边封土，一边笑笑，说，“等它长老了，我还要做长箫呢。”

三爷做长箫很讲究，先是用筷子头一样粗的香，燃着后，右手捏着香柄在空中甩几下，待火苗没了，就用红彤彤的燃香灼烧竹箫上边事先画好的小圆圈。待八个竹孔全部灼烧后，再用锋利的小刀，将烧破的竹孔一个一个均匀地旋几圈。八个孔旋好了，他找来蚕丝把竹箫两头，中间，缠绕起来，再刷上清漆，一支漂亮耀眼的长箫才算完工。

三爷做箫，吹箫，是这个村庄的一道风景。

尤其到了元宵节，家家户户挂灯笼，吃汤圆。我们兄弟几个吃罢饺子，就跑到三爷家客厅。等着三爷吹《卖扁食》和《正月十五闹花灯》。

三爷吹箫前，洗面，净手，捋一下八字胡，端坐于八仙桌旁的圈椅上，身着黑袍，手握

长箫，嘴唇轻抿，目光炯炯。只见他轻轻一吹，箫声袅袅，尔后便激情澎湃，那箫声时而高亢激昂，时而低沉深情；时而欢快跳跃，时而又凄美忧伤。

听三爷的箫曲就像在品味人生，它既包含着起伏跌宕的激情，热血，又充满了平淡如水的温暖，甜蜜。箫声中夹携着冰泉之气，如海浪层层叠进，如雪花阵阵纷飞……他的箫声能穿透人心，让人感到宁静，舒适，畅快。

吹箫的三爷是个有才华的乡村音乐家。听我爷爷说，三爷从小对音乐兴趣浓厚，尤其擅长吹箫。他的箫声动听悦耳，浑厚而富有磁性，箫孔中溢满铿锵的水波，流进竹林就成了一条涓涓的小溪。那独特的音色在庭院中弥散开来，让我们沉醉其中。

山中吹箫声，悠扬入梦来。等我们兄弟几个瞌睡了，三爷才停箫歇息。

吹箫的三爷身材颀长，心

灵手巧，一双大眼睛闪闪发亮，是个富有个性的人。他平时喜欢穿一件黑色长袍，走起路来很酷。三爷还是个热心肠，有个嫂子秉性刚烈，两口子遇到生气打架，她就往娘家跑，待在娘家哭着，闹着，两个月不回来。堂哥央求三爷去他丈母娘家斡旋。三爷像个巧嘴八哥，左劝右哄，连说带笑，好听的话说了一大筐，那嫂子提着小包袱笑眯眯地跟着他回家了。大冷天，三爷硬是背着嫂子趟过了膝盖深的沙河水。

那年，邻居家起房盖屋，他在屋顶上垒脊兽，突然狂风大起，三爷被一阵旋风吹翻，从斜坡瓦道上滚落下来，摔伤了腰椎。从此，三爷干不了重体力活。他变成了一位看瓜园的人。

吹箫的三爷是个富有情趣且魅力十足的人。他有着才华出众的手工艺。他坐在人字形的瓜庵里，一边看瓜护园，一边用高粱秆细篾编织风车。

三爷编风车是个篾匠，他盘腿静坐于苇席之上，手里拿着用高粱秆刮柔的细篾，左手抓住一端，右手一掏，一挽，来回交叉，上下翻转，那一根根细篾在他手中像舞蹈者的手脚一样柔软灵活。他编织的风车造型独特，有的像车轮，有的像雪花，有的像八角，有的像孔雀，琳琅满目，风格迥异。那风车不单单是一种娱乐品，更是一种艺术品。

找三爷讨要风车，是我这个孩子王的拿手戏。三爷手一闲，总是坐在瓜庵里编风车，麦秸秆搭起来的瓜庵上方，早已编好的十几个风车斜插在上面，随着风吹，一个个呼啦啦地旋转着，像母亲手摇纺车的轮子，好听，好看。我跑到瓜地里，弯下腰，把他锄掉的杂草抱到地头堆起来。说，三爷，吹一曲“爹呀娘呀，真真肚子疼吧……”

三爷微笑着，从瓜庵麦秸墙上拔出箫来，双手一握，坐在架子床上无声无息地吹起了长箫。箫声在空中飘散，回旋婉转，渐远渐悠；但见他指尖如蝶翼般颤动，音符如落珠般清脆。如同诗人挥洒墨香，留下那唯美才俊的诗篇。它穿越了时空的障碍，将古人的音乐智慧和细腻情感传递给了我。

我乐呵呵地双手攥着风车，往家的方向飞跑，两只风车不停地旋转着；三爷的箫声在我头顶上荡漾着，让我感到他的箫声就是一种灵魂的呼唤。那箫声圆润，清新淡雅，如同漫步在嶙峋嵯峨的山水之间，让我一辈子都难以忘怀。

本期副刊责任编辑：
叶桂秀 郭园金 松
王晓军 莫喜生 冯开俊 王建成



乡村剪影 摄影 | 艾阳（湖南）

置身事外

■宫士军（山东）

牛三买房时瞅准了旁边有一个公共停车区。

他入住新房那天，将一辆老掉牙的摩托车抬出来放到一个闲着的停车位上。

三叔，能不能把摩托车挪一挪，让我停下车？楼下二虎用商量的口吻问道。

不行，我马上就买车了。牛三笑着摇摇头。

楼下的樱花，白了落；落了又白，也没见到牛三的新车，摩托车倒被风吹雨蚀成一堆废铁。

那天晚上，楼上李老头的的朋友来串门，实在没地方停车了，就把牛三的摩托车挪了挪，停在了车位上。

牛三从楼上往下一瞧，

顿时火冒三丈，谁这么大胆，竟敢把车随便停在我的车位上？于是，一把链子锁让两辆车拜成了一兄一弟。

李老头递上一支烟，低三下四地说，老三，不好意思，我朋友不知道，把车停到车位上了，你别生气。

真是不像话，怎么乱停乱放呢。牛三粗着嗓门，不依不饶。看在你的面子上，这次我就不和他计较了。

牛三极不情愿地开了锁。

暴雨倾盆的那天，牛三老伴病了，肚子疼得直冒汗，儿子开车拉他们到了医院，地上、地下停车场转了两圈，也没停下车。

牛三眼尖，发现拐角处

有个空位子。

喂！这是我们的停车位，车一会儿就过来了。车后面突然冒出一个女人，嘟尖着嗓门嚷嚷着走过来。

明明没有车，你怎么这么霸道？牛三话一出口，突然觉得脸像被开水烫了一下，火辣辣地直烧心底。

大姨，我母亲肚子疼得厉害，已经转了两圈了，您能不能……儿子走下车，用乞求的眼神望着那个女人。

女人从车窗里看到牛三老伴痛苦的表情，转身默默地走开了……

第二天早上，人们惊奇地发现，楼下牛三抢占的停车位空了……